

# 夢歸

【台灣】姬小苔著



青春也可以在梦里常绿  
青春可以在梦中消逝  
园丁的责任  
是把梦中的憧憬  
变成生活的花朵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(台湾)姬小苔 著

# 梦 归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## 梦 归

---

著 者：(台湾)姬小苔

责任编辑：周 琳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江苏新华印刷厂

---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

字数 130,000 199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320 册

---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176—4/I·168

定 价：2.30 元 1.84 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内容提要

美丽非凡又温柔善良的少女雅江，谢绝了同班学友纪越的求爱，将痴情与童贞献给了风流画家潘亚岗。雅江的怀孕，像一剂良药，唤醒了潘亚岗的良知。可当他俩正要结婚之际，潘亚岗却和情妇裴晓霞坠车悬崖，双双殒命。雅江悲伤至极，出世当了修女。而导演这场悲剧的雅兰——雅江的同父异母妹妹，在道德法庭的严厉审判下，精神崩溃，进了疯人院。于此同时，纪越的另一名同学——大富商林大淳的千金林若男，又被毒品、酗酒和淫乱夺去了青春。背负着这一具具沉重的十字架，纪越在修道院与雅江重逢，并决心选择复归梦魂的崇高职业，当一名桃李芬芳的教师。



封面设计: 速泰熙  
封面摄影: 王旭东等  
责任编辑: 周琳

ISBN 7-5399-0176-4  
I · 168 定价: 2.30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1

秋天了，操场上的风大极了，雅江提着画箱和一张廿号的白画布慢慢在空操场上走着，一边还要兼顾着不断被风吹得飘起来的裙子。操场彼方的边缘是小小的枫树林，风刮着黄叶子无声地坠落到地面上，她眯着眼睛朝那里望了一眼，就在这时候，从台湾枫香的后面走出来一个人。

“雅江！”刚刚在树下睡醒午觉的男孩跑了过来，扬着手招呼她。

“我来帮你拿！”男孩伸手去接她的画箱。

“谢谢你！纪远！”雅江被他的手无意间触到了，心中一动，但仍保持着面色的冷漠，淡淡地说着。

“暑假时全班去露营，为什么你没来？”

“我正好出远门去了！”她把裙子用力地褶了个角，这里风太大，真令人讨厌。

“其实你不说我也晓得，你去澎湖看潘亚岗了。”纪远的眼角里掠过一丝懊恼，“我就不明白——”

“纪远！”她站住了脚步：“这件事情实在不与你相干，对不对？”她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偏不放过她？

纪远没吭声，也停住了，他是个好看的男孩子，一米八六的身高，英挺轩昂，功课、人品样样第一，全校的女孩都迷他迷得要死。只要他在球场上出现，包管有大批的啦啦队。唯一对他没意思的只有班上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雅江了。

“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多不给我面子？我早就跟他们夸过口，打包票说你一定会来！”纪远有些激动，“你明明答应我的！”他不是存心责备她，真的不是！但他按捺不住，虽然明知时间场合都选得不对，但这几天来，他一直没找着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她始终都好像有意在避着他似地。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雅江垂下头，密密的长睫毛露着丹凤眼，的确是她没理，但当亚岗写了封快信一定要她去时，她能拒绝吗？能吗？

“你很没信用！”纪远费力地咽下一口气。

“我们还没有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！”雅江冷冷地拿过自己的画布，急步往前走。

“我最恨人家骗我！”纪远平日傲慢和不驯的表情又自眼睛、唇角浅浅地露出来，他从未学过如何对别人低声下气，只有雅江，动不动就给他钉子碰。

“十七八岁的小男孩不要学得跟个老头子似的！”

“我就是讨厌你跟潘亚岗在一起！”雅气的愤怒在眼内闪烁，“我承认潘亚岗是个成人，但我告诉你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你跟他一道没有好处！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眼泪在雅江的眼眶内打转，她没有办法再和他说下去，澎湖，潘亚岗！这个暑假给她太多的回忆，太多的伤痕……她抓着画布与画箱冲上了楼梯。

“我不再是个小孩子了！”纪远追了上来，用力地握住了她的手腕。在楼梯上下的同学纷纷抛来奇异的眼光，但他不管。

“放手！”她低叫着。

纪远松手了，因为管训导的教官正从上面走下来，但他的脸色涨红了，变得很难看，雅江没理他，自顾自的跑了上去，推开油画教室的门。

“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！”纪远紧紧地咬着牙，喃喃地对她的背影说。

“发什么愣？纪远！”一只手掌重重的落在他的肩上，是他校队的搭档陈方。

纪远懊丧地摇摇头，懒洋洋地回身下楼。

“又为了雅江？不是我说你，纪远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算了，除了潘亚岗，这世界上她把谁放在眼里头？你又不是不晓得，何必自找麻烦呢？这样吧！今晚小龙他们一票人在阳明山开舞会，我把金陵的小野猫介绍给你认识，怎么样？这个马子包你又热情又惹火！”

“少来！”纪远推开了他：“除非她去当尼姑或者我去做和尚，否则这一辈子我跟她没完没了！”有一种危险的、稚气的勇气漾在他唇边。

“真动心了？”“噗哧！”陈方干笑两声：“别事后说我没警告你哦！算了吧！人家可是青梅竹马，又是眼下台湾顶顶有名的画家，年轻有为，咱们连大学有没有得读你还不晓得，凭什么和他争？”

“是朋友的话你就别管！”纪远冲下了楼，头也不回的又跑到枫树林去。

此刻，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思索。他站在崖上，一股无名之火越想越不是味道，索性抓起地上的石子，狠狠地朝无人的谷中扔下去。他觉得自己此刻的举动无聊得像个疯子，但他再也管不了那么多……

“你倒是有点傻力气嘛！”蓦地，一个娇脆的声音在他后面响起来，他愕然地回过了头，一个穿着红上衣、红短裙、红色长靴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，像太妹似地双手叉着腰瞪着他。短短的娃娃头覆在额上，唇边似笑非

218 D3464



笑，俏皮得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焰。纪远冷冷的哼了一声，继续往下扔石头，喉咙和眼睛干燥有如火烧。

“怎么？失恋了？”火红的影子又卷入眼帘，站在他的身边，毫不知羞耻的也自地上抓起一把石子，递给他：“傻瓜，你要是丢完了还觉得人生无趣的话，何不从这里跳下去，瞧！多省事啊！”她装模作样的往谷下看了一眼：“哟，看见没有？阎王爷站在那里向你招手呢！”

“滚开！”他狠狠地盯着她：“再在这里罗罗嗦嗦就把你扔下去！”

“哼！你敢？”小太妹撇撇嘴，耸耸肩：“你有这能耐吗？”她轻视的眼光像刀子一样利。“你这种人我劝你还是趁早向溪口疗养院申请申请吧！现在神经病太多，可能已经满额了，但是为了健康着想，你应该早做准备才是！”

“你有完没有？”满腔怒火像溪涧的水般满涨起来，这个疯丫头，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他纪远倒的是那国的邪霉！他逼近了一步。

“算了！”小太妹摇摇头，向后退了一步：“本来想抓个人聊聊天的，看你这副要吃人的德性，啧啧！”她咂咂嘴，转身大摇大摆的走了。

“站住！”纪远突然大喝一声，吓了她一大跳，重又回过回头来。

“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侠好汉？这样大吼大叫地？”她仍是一脸的嘲笑。

纪远忽然像泄了气地皮球般坐了下来：“如果你不怕本少爷把你扔下去就乖乖地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吧？”

“哼！你总算想通啦？”小太妹毫不客气地坐在地上，掀起一把青草，放进了嘴里。

“你是牛还是羊？”纪远忽然心情开朗了起来。

“牛羊不分家！”她一点也不在乎的继续嚼她的青草，然后说：“问完了吗？现在该我问你啦！你是谁？有啥事想不开，

在这儿又吼又跳的？”

“我——”纪远一时语塞。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！别跟豆腐一样，我顶不欣赏没出息的人啦！”她吐掉了草渣子，拍拍屁股站了起来：“好了，不打不相识！咱们交个朋友吧！”她像模像样的教训了他一顿，然后大大方方地伸出手，道：“怎么样！握握手吧？我叫林若男！”

“我叫纪远！”他也伸出手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叫起来，“你就是林若男？”

“怎么？大名鼎鼎的林若男，听过是吧！”她得意洋洋地重重的握了他的手，“这学期咱们是同学啦！”

“你怎么——？”提起林若男，在年轻一辈的圈子里的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她的野、漂亮、会玩、阔气，早就被渲染得像神话似的！只是从来没见过她，在这个地方碰到，的确使纪远非常意外。

“哈哈！你就是如雷贯耳的纪远吗？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！我也早就听过你的名声啦！”

纪远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怪话，但她一身的锋芒，一身的棱角是那么扎眼的吸引住了他，他很敏锐的感觉到了她与众不同的味道！

“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来读这学校的是吧？”她自顾自地说：“其实一点也用不着奇怪，我这已经是第四所学校啦，我刚刚被那所王八蛋尼姑学校退学，我老头便赶紧捐了一大笔钞票给这里，所以我就顺顺当当地进来了，哼！正如我所预料到的一样，破、破、破！破得无以复加，本来我只想来认识认识环境就翘头的，不过既然碰到了你嘛，那就马马虎虎委屈委屈算了！”

纪远有些张口结舌，简直一派西门町的野女孩口吻嘛！不过她那口气天真可爱，再过火也遮盖不住她本身淘气的光芒。

“我说的话令你受不了是不是？老天！这是太空时代

了！算了，反正也没几个人受得了我的，只要你不昏倒就算有点道行的了！”她一脚踢掉脚上的靴子，在草地上光着脚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。

“瞧你那股疯劲，像幼稚园的小鬼一样，喂！林若男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个大男人？”纪远存心里气她。

“想占我便宜？”林若男一点也不在乎地仰头大笑：“你试试看，傻大个儿，你还没过来我就把你踢下去了！”她重新坐了下来忽然用种很奇异的眼光瞅着他：“我说纪远，看你傻呼呼的样子想必很纯洁吧！我问你，你跟女孩打过噏儿没有？”

纪远一下子几乎愣住了，这个疯丫头，那根筋不对劲，吃起他的豆腐来了？他的脸开始火辣辣地发着烫。

“听不听啊？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？从前啊，有一男一女坐在公园里，明月当头，男的如醉如痴的问女的：‘亲爱的××，我可以吻你吗？’女的很‘娇羞’地坐在那里不吭声，男的又问了一遍，女的还是不讲话，最后男的火火了：‘××，你是哑巴啊？’女的马上摔了一记耳光在他脸上吼着说：‘××，你才是死了呢！’怎样，纪远，好笑不好笑？知道好笑就大笑两声，要不然我也以为你‘哑’了呢！噢！你还坐在那儿干嘛？‘你死了吗？’”

纪远啼笑皆非的坐着，真令他受不了！但是另有一种心情在心中蠢动起来。

“瞧你那呆样，难怪要失恋。”林若男走过来，出其不意地搂住他颈子，纪远一下子全身僵硬起来，但是可怕的发着热，像有一团火在里面烧，他难过极了……

“乖乖，别动啊！”林若男热呼呼的呼气喷在他脸上：“小傻瓜，你完了！我在引诱你呢！你这副乖样，让姑娘教育教育你，别动啊！”她催眠似的扳住了他的脸：“好好记住啊！你的初吻是给一个叫林若男的坏女人抢走的！”

他的心一阵激动，一阵亢奋，还没意会过来时，又软又香的东西已经堵住了他的唇，他不由自主的伸出手，用力抱

住她，此情此景，就像是梦幻般不真实，但管他的，就算是梦也好！他的身体热岩浆似的融化着……四周一切都静了下来……那滋味仿佛神游太空般美妙！

当、当、当……校钟开始响了起来……还有堂课，唉，不管了……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在沉迷中醒了过来，睁开了眼睛，林若男的脸也是一片潮红，眼中的光芒如水似的发着亮光，但她摇摇头，那份不在乎的神情又回复了过来，她露出雪白的门牙，朝他嘻笑着，“怎么样，纪远，开窍了是吧？”

“你——”他为之气结，说不出话来，想像中，“吻”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！他忽然觉得窝囊得要死，好像被白白地戏弄了一样。

“哟！生气啦？我又没强暴你，你少了什么还是多了什么啊？”她把腿塞进不用拉链的直统马靴里；那的确是双漂亮极了的腿，雪白修长像用玉雕出来似的，他失神的看着，用力地咽了口水。

林若男慢条斯理穿好靴，道：“好心没好报，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？谁听过女人强暴男人的？真要笑死姑娘我了！白费我一番苦心，理当向你收钟点费才是！”

“你存心要我是不是？”他的眼睛都红了。

“唉呀！小傻瓜，想开点成不成？得了得了，没人会给你竖贞节牌坊的！这年头要做就得想法子做个吃香的男生，要不然傻里呱儿的谁会看上你？”她岔着腰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以为有一大票的女生崇拜你要死？告诉你，那都是假的！屁用都没有，要活就得真的活！要爱也得真的爱！什么纯情啦、痴心啦，不仅幼稚，而且会痛苦死你！奉劝你一句话——去找个真正的女人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！好了，这堂恋爱课到此为止，拜拜！我要走啦！”

“你去哪里？”他跳了起来，这个野丫头，真该有人收拾收拾她才行。

“你要怎样？”林若男瞪着他，“少跟我吹胡子瞪眼睛，今天这节课教你受用无穷，一辈子都会感激我的！”

“不准走！”他拦住她。

“吓！长到这么大，还没那个混蛋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过话呢！好吧！我倒要看看你预备干什么！”她用野猫一样的眸子瞪着他。

纪远真的很想教训她，可是也只能手足无措的站在那儿，什么也不能！他气呆了，而且更可恶的发现自己真的十足像个傻瓜！

“没事是不是，我可是要走了！”她摔摔头。

纪远失去理智地忽然发狂的抱住她，全身血液都沸腾了！他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了……林若男却张嘴咬了他一口，迫得他放了手，他瞪着她，心中不知是何滋味。

“你真是很温柔啊！”她一掠头发：“我发现我可能会很喜欢你，可是现在不行——”她一出林外，远远地有人走过来了，“看到没有，那是我老头的秘书和保镖，如果发现你在‘欺负’我的话，你马上不是少条胳膊就是要断条腿。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好了！”她昂起头，抛下他大步的走开了。一阵风吹过，树叶又簌簌地落下来，她伸手捞到了一瓣台湾枫香。“普天下的痴情种都最流行什么枫叶寄情啦！如果爱上我的话，就拣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好啦！”

她眼中那逗弄的光芒射过来时，纪远发现有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紧紧地攫住他的心胸，几乎使他窒息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再见啦！小乖乖，你今天真运气，我比所有的人都好！”她一蹦一跳的跑。

他举目望向那来人的背影，狠狠地咬了下唇，叹了口气重重的。

是什么样的鬼使神差，天！一个雅江还不够教他烦恼的吗？偏偏又蹦出来这个疯丫头，她那股闹翻天的捣蛋劲儿，

他招架得了吗？

她——一定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小妖精吧，甚至把他像玩具似地在手上耍着只有自己知道的把戏……

他的心除了给雅江的那一部分，其他的——似乎在这怅然若失的一刻，全被林若男这小太妹给带走了！

一片落叶飘了下来，他情不自禁的去接住……

早晨了，雅江掀开被子跳下床，拉开窗帘，在打开窗子时忽然“咦”了一声。

向着街那边的窗台上摆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，她伸出手去拿，花上还有晶莹的露珠，清甜的香气淡淡地沁入肺里，她忘我的呼吸着。

“是谁？”她伸出头，警觉地向安静的院内四下望着，没人！到底是谁来放这朵花的呢？奇怪，会是小偷吗？她望着那堵高高的围墙，除非有人冒险从那上面跳下来潜入院中……忽然打了一个寒颤，花也不由得掉到地上去了，难道有人在她开玩笑？可是又怎会避过家里养的两只大狼狗？太可怕了！

“茱茱！莉莉！”她轻轻地呼唤着，两只黑色的狼犬立刻乖巧地摇着尾巴跑来了，拼命地趴在窗口，希望能得到一点主人的奖赏。

太奇怪了！她一边轻抚着两只面孔看起来十分凶恶的狗一边在想，放花的人如果能奋不顾身的跳进来，那末，打开她的窗户进来也一定不是难事……

“奶妈——”她想出去叫奶妈，忽然咽住了，是的，这两条狗是受过训练的，绝不可能饶过任何一个生人，那它们一定认识他，电光火石般的，一个人名忽然在心底涌了出来，那么温暖，又那么猝不及防的！

亚岚！会是他吗？不！她重重的摇了摇头，不会是的！怎可能是他？但除了他，别人能骗得过这两条狗？



“啊!”她离开了窗户，迅速的穿好衣服，本来已经冷透了的心忽然又活了过来，不顾一切的活过来……

跑出去一看，倚在大门围墙外的果然是亚岗，他含笑望着她，手中还有另一支红玫瑰。

“是你!”她以手抚着额，是的!这个英俊的、才气横溢的，教她又爱又恨的男人，仍使她不能自制，仍然使她感到眩晕。

“为什么意外?天底下没有永远的事!我当然会再来看你!”他把手中的花递过去，她喘息了一声，忽然发狠地把花摔到地上去，长长的刺割着了她的手，但她也不管，泪珠在眶内打滚：“你为什么还来，为什么还来?再来伤害我一次?不!永不!”她的嗓音嘶哑了。

“事情已经过去了!”亚岗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把花自地上捡了起来：“身为女性，应该有点美德才对!”他玩世不恭的眼睛理所当然的看着她。

“你无耻!”雅江一摔头，又气又伤心，气的是自己仍然在爱，伤心的是他依旧如此无礼、狂妄。她又跑进门，而且重重地关上。

“雅江!”亚岗在门口轻喊。

“你别进来，你敢来我放狗咬你!我一辈子恨你!”她边哭边嚷着跑进了房间，她再也不要上当了!这个王八蛋潘亚岗，一次两次的伤她的心，她受够了。

没有人被吵醒，除了两只忠心的狗不解地向她摇尾巴外，谁也没出现。

半个小时后，当雅江打开后门预备去上学时，迎面站着的竟是潘亚岗，微笑的、潇洒的、霸道的，双手插在裤袋中站在那儿。

“你真是阴魂不散!”他咬着牙骂了句，然后提着画箱飞快地走。

“我们认识得太久，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晓得?”潘亚岗

的脚步也加快：“雅江，何苦折磨自己？”

“你滚吧！滚到那个叫什么云什么美的鬼女人怀里去！”她握着拳头，恨恨地叫着。

“你在吃醋对不对？”亚岗捉住了她的小拳头，不容她挣脱，眼里有着淡淡的笑意：“男人有时候要逢场作戏，难道你就那么小心眼？”

“亚岗！”她痛苦的喘着气：“今天我们摊开来说明白吧！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会被折磨得发疯的！”

“你的心地太狭小！”亚岗的笑仍旧淡得无从捉摸。

“是的！我是，我承认，亚岗，因为你太博爱，太滥情，为什么你除了我还要去找别人？”她的心剧烈的疼痛着：“我什么都给了你，什么都依你，难道这样还不够？亚岗，你的真心真狠，你到底还要什么？”

“你明知道我只爱你一个——”

“亚岗，你真恭维我，但这种爱太令人痛苦了，我求你去爱别人吧！”

“你以为我会就这样算了，雅江，你不了解我！”他忽然用怀疑地眼神瞧她：“你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内爱上别人了？”

“你太卑鄙！下流！”她扔开画箱，摔过去一巴掌。

“你要弄明白！”亚岗接住她的另一支手，道：“我是爱你才问的，要不然我有神经病吗？”

“你有！潘亚岗，你是严重的色情狂！”她用力地挣扎。

“好吧！你说我是我就证明给你看！”潘亚岗也不管是在众目睽睽的街道上，狠狠地低下头去吻了她。

“放手，你这疯子！”

“我偏不！”他像野犬般疯狂地吻她，或许就因这吻，使她回忆起往事，太多的甜蜜，太多的欢乐，也——太多的悲伤……温馨的一切在心中涌现着，她终于屈服了。

“我恨你！”当他放开她时，雅江瞪着他恨恨地说。

“有恨才有爱，对不？”他仍是似笑非笑。

“你好得意！”她咬着牙，心中起伏的不知是何种情绪。

“别一见面就搞得不愉快！”亚岗伸手搂住她的肩，道：“走吧！我送你上学去！”

“谁要你送！”她挣开，虽然他们曾亲密得已超过做“朋友”的阶段了，但她仍忌讳这些，毕竟，她只有十七岁，当街亲热？她实在办不到！

“啧啧！你太落伍了！”他的手如同钢箍似地箍住她：“你怕什么？我老远的跑回来，在你家门口站了一个多钟头，你还不信任我？瞧瞧你那冷面孔！”他半玩笑半认真的用力捏住她娇弱的肩。

“放开我！”也许是疼，也许是突然爆发的憎恨，她不由自主的大叫。

“我偏不！”他阴冷地说，太阳的光线都赶不走那份冷！  
“你是我的！这一生一世都是我的，谁都别想叫我放手。”

一阵羞愧打进了雅江的心中，她低下头，泪光在眶中浮动，是的，她是个骄傲极了的女孩，应该没有人敢在她面前口出狂言的；但，如今一切情况都不同了，当她在激烈的爱中失去了自己时，她不甘受他摆布又如何？正如他所说，这一生一世都要为一时的错误而承受下重担，她——只有忍耐，只有接受，再也没有反抗的权利。

“你是最好的，无论品貌和身体！”他毫不脸红的说：“如果放过你，我就是大傻瓜，雅江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只是你得想开些，谁让我们是天生的冤家呢？”

“不要说了！”更深的红潮升自她的耳根，原以为是纯情，却不料也有这肮脏的一面，尤其是当他说到“身体”这字眼时，她——真想死！

当他们走出巷口时，雅江愣住了，电线杆下正站着一个人，是纪远。是的，是他，他每天早晨都会站在那儿，不论刮风下雨。虽然她天天躲，尽量绕别的小巷走，但今天她忘